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七十四

書

上皇帝書上

上皇帝安南罪言書

濟北先生

目補之昧死言曰聞杜牧曰國家大事牧不當言實言是有罪則自以其書為罪言安南之舉賤且輕言之亦罪也夫仁懷義平智謀信結而出之以勇闖然而鼓堂然而殫身被堅執銳奮臂大呼以先三軍使三軍之士進旅退旅如驅群羊如視嬰兒與之往與之來莫知所之若是者目不能布策挾龜迎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雷聲雨沐虹垂霧橫暈珥光怪皆建向破從孤擊虛六窮三刑生王囚死以察害凶以明利吉使三軍之士避之以止順之以行不厭不疑至死無所從若是者目不能畫地聚兵相險度夷左書右白前烏後龜無當天牢無處龍首高陵知師背丘知向林木之隙設尊之陂一迺一直一亟一渥

使三軍之士所由以入所從以歸交挂圯絕不失地宜若是者
巨不能馳一乘之車掉三寸之舌不用不兵以行賊營曉以禍
福諭以利害使賊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可以無戰而屈人之兵
若是者巨不能深溝高壘清野以待示以所害欲戰不可三時
務農一時習武百姓家給人足雞犬相聞使賊不敢南下而滌
於嶺東出而漠於海徹關奔傳內外為一若是者巨不能巨負
不能之才五且少孤不幸隨在荆棘泣途之中荒楚幽穢不得
預聞下士之議而私慕庶人所以傳語者是以不勝犬馬心願
効一言雖然凡所言者亦非曰能之特其理勢之然否可道者
也自交趾犯順侵軼郡縣深嶺騷然檄書曰聞陛下仁愛遠民
若保赤子憂勤宵旰思所以禁止安集者巨雖不備行列有目
有趾莫非王目故忘其怯懦以自試鈇鉞之誅謹參古驗今先
論其所宜勝與所為未可取者而次條愚計於後以備執事者
擇焉傳曰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又曰敵於於已不得已而

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陛下以父道育四國四國所宜歡欣
或以子來而交趾不道乃于大順陛下謀於心謀於卿士以遠
庶民設壇授鉞應而討之兵應者勝此其理勢必勝一也兵起
之初五管莫倫賊至城下市合不知而邕州刺史蘇瓚家世儒
者不識金革汗馬之勞卒遇大變乃能奮不顧身閉城棄壘連
鬪死轉以嬰賊鋒兵敗不屈血沫如几妻子夫婦駢頭為戮將
吏偕死者至十人遠近奮動爭欲大節前驅者此其理勢必
勝二也陛下即位以來精意武備設監置官以董軍器金鐵皮
革筋箠膠漆精良百選才稍矛槍戟楯蔽櫓矢弩雷鎗鼓箭笳
角凡軍之須一切素具北益黃河之水以滿隋渠南及豫章之
大以為舟一舟所載當中國軍數十量舳艫相銜以濟南師此
其理勢必勝三也交趾之地不過中國一大郡叫呼蹴索不足
以越千里疲弊空窵不足以及數歲陛下神武天旋雷動莫不
春無况此小寇制之得術搃五管一城足以當賊有餘何至既

嗚以煩執事今析中國之衆五一以伐之如秦於山壓鳥知此
其理勢必勝四也陛下謀自訂士布列中外適一使命一將皆
試可乃遣而比歲更武舉之科親延於廷訊以言策天下小兒
赤子莫不踴躍憤袂爭試劍馳馬指畫論議以希功名其作新
振起亦勇氣百倍矣交趾微外小國其人腥臊同處非素知兵
能出奇合變也乍聚乍散非有常性鈔掠擊奪與邊人爭一旦
之命此如攫鳥逸獸雖牙角爪齒暫利足奮而不知人亦以機
械罔害獲之此其理勢必勝五也雖然勝可力全而未有可取
者此事之情不可不察也陛下方拓西疆指酋授筭以取熙河
六城如探懷中物虜逃遁不敢窺境將復近功士飽新賞帶
甲十方乘勝南指有輕交趾心目以謂姑無謂交趾小蜂虻有毒
不可忽也傳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搏人窮則詐昔魯人與邾人
戰魯自卑邾不設備而禦之邾人敗魯使我軍不知察此交趾示
弱以堅我我迫其窮使我謀得恃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一也中

國陰陽之中土氣和適其生物之故極寒盛熱皆是傷病百
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跡理鳥獸希毛故性能暑三月五月春
草黃茅嵐霧瘴氛上天下潦颶風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虫蟠地
沙風過而踏者猶十三四焉今以舉大軍宿之其間久而不召
強者病弱者死奚暇爭功利哉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二也古者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故士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無糧食則
亡臣請以漢賈捐之所論羗軍質之暴師日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余方大司農錢及乃以少府錢續之今交趾之遠
非特羗軍也且輟畿內禁卒及調河北京東戍兵五六萬以伐
之倍道並行三月而後至以臣計之人日糒二升則五萬人之
費百千石也行三月日千石舍未畢陣未定而十萬之粟去矣
使其澹面未有成績其爲費可勝言哉孫子曰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慈行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計平地千里
之法也今以京師直交趾五倍而言之則何啻二十鍾二十石

而後可以當賊之一矧其俗又非專以五穀為養也不實草根
魚鼈蚌蜃野為脯且其土之所出足以給其人安坐而待我若
此况十年不病乏食也傳曰粟不如者勿与持又持久非遠行
之利其理勢或未可取也平陸之兵習於車攻闕於騎蹞蹈
蹠厚土大步疾走左旋右折出入往來蕩蕩坦坦不可障阨而
以之入於東南之幽前則重山後則複江左則大阜右則深谷
積石叢林車以摧輪馬以敗蹄擇一討地若不容足縱行則絕
首尾衝行則絕兩翼往不知所如來不知所返而賊生死其地
其人如猿狖上下坂險筋力百倍於華人倏忽起止適去已至
從之如搏影不可得也傳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地利者兵
之助故孟子所記亦先地利而後天時而將一非素知此其理
勢或未可取也畿內禁卒周天下之才選賞罰亦信約束亦
明攀勇已富百矣然目切計之設比營而擇或取左失右或取
石失左參差不齊聚成一軍則少非同巷長非並舍奪賜不循

受調護不俱行而一之以旗鼓畫戰目不能以相見夜戰聲不能以相知則臨事難濟而河北京東之卒又半雜新軍世屢資窶不任田畝徒博飲食計窮力乏之人乃起而為兵一豈逐驅之戰不惟不足勝戈甲為病而其性也皆有感戚羈放之心夫戰勇氣也氣不盈不可必勝此其理勢或未可取五也凡此較然未見雖三尺童子能道之而自所以獨不自已區區為主上憂過計者非以交趾果能為足拇病也以謂遠勞王師戰久不疲則士將不能先弊不可不察也夫交趾寔吉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越以謫戍守五嶺與越同處以至漢而任竄尉他亦數以其地叛當是時有閩越東越南越東甌西甌謂之百越交趾百越之徼也其國距洛陽南方一千里皆象題文身項鬚徒跣俗相習以鼻飲父子男女同川而浴今其地負海倚山阻險僻迂師行之道可以為正為奇為伏者非特一途而已也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攻越

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
歸因入上書通夜郎浮船牂牁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
將軍出豫章下黃浦按圖黃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
為文舡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蓋出於桂州馳義
侯鼓巴蜀罪人下牂牁牂牁即曹蒙所通道起夜郎也於是五
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
側二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木蓋千百
里如浪泊禁溪无功居風下雋蠻頭之路口齒記可見往往屢
所行也今其計謀所長不可得而知所可知者其出入往來死
生之地易歸貞在師行所從不可不察也目又以今言之居後
踵前固不必皆出前人之舊而其大槩瀕湖以南要害之地朝
廷因以分兵迭進至於明越余杭海上諸郡負海無障塞中國
所素不虞者巨顛亦粗修守禦備游寇凡此非特以待交趾而

已臣又以今料之使賊能為狂計固不出於三若外有合交搆
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頓兵絕徼之下曠日待久欲戰不可引去
則賊又復至回軍轉陣返而赴之賊又入保如初如是數年則
邊人未有息有之期此計上也若開關戶誤我以利誑我以弱
誤計誘我且戰且却我易而不戒乃亟入之以墮賊計中賊度
我歸遠以屯兵斷我後我進无所得欲退不能此計中也若奔
關不守鼓行出隘唐突侵軼疾戰自恃輕勇悍亟分散四擊大
則劫城小則掠屯其入吾之地恐不深其爭吾之地恐不及我
主彼客彼輕我重我衆彼寡雖強可虜此計下也賊出上計利
在賊出中計利害半出下計魚爛土矣臣又以今料之賊必不
能出上計何則海外遠圖固非交趾之弱所能恃雖近有群獠
又非固為交趾之役也況敢侮王國乎意者輔車相倚唇亡齒
寒有不自安之心今臣姑置遠者而不論論群獠之近者則亦
不可無以待之今見朝廷舉大兵欲滅交趾彼其中能無介然

疑似之心哉臣獨計以謂誠能擇使者如鄒食其司馬相如陸
賈班超等輩乘駟持節以覓文鎮之告以朝廷誅叛逆賊即伏
行罷兵矣能從中國討賊及反間致頭首者計所得以賞以身
從者賞以身以家從者祿以家以鄉從者封以鄉以縣從者侯
以縣縱不能悉從可以少定其志則是不戰而賊之形已窘矣
臣又料之賊無他助其上計不能悉用或者猶參上計而雜中
計參上計據關守隘以老我師我雖衆無所用之請以大軍當
其衝虛張形勢以疑賊而陰擇精兵爲三四間道絕徑或薄其
左或突其右設奇取之兵法所謂攻其所不守也昔蜀姜維拒
劍閣鄧艾乃潛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崎嶇險
絕以擅自裹輜而下士卒皆必屐攀木魚貫而進交敗劉禪此
設奇者也雜中計開關闢戶以誘致我我雖衆亦無必入請留
大軍屯其後而以驍銳佯從之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屯柝隊
伏於兩旁勿薄勿迫遠而挑之偶勝無追不勝疾歸弃金遺鼓

拔衆以馳賊貪吾獲可數於阨卒前遇伏其衆必覆兵法所謂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也昔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從之遂破戎師此設伏者也賊出上中而不利將悉衆借出以徼幸於其下計是固中國之利也請剋日而取之昔魏祖伐關中賊每一部至魏祖輒喜破賊諸將問其故魏祖曰關中道遠賊若依險阻征之一二年不可下也今皆來集衆雖多軍無適主一舉可滅諸將皆伏語曰連雞不俱棲可離而解賊衆之謂也此三說者辭之九不出於盤其大槩如此然兵無常數敵隨所動而應之前必有威籠之說而後繼之者得以起涿籠之智願為陛下將者何如耳賊出下計而又不利將大走遠遁亡海絕道以保窟穴巨請按甲勿從或曰按甲勿從何以立威於天下曩士卒所以犯晨夜冒白刃者懼不勝使幸勝奈何幾舉而奔之且賊窘窮死

所知此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臣則以謂不然兩鼠鬪穴中將內鼠勝且欲傳賊大海之間其勢必向之相從於舟楫夫使吾三晉齊魯之人失夷曠爲樓船鬪艦浮之狂瀾之中王居死事自亂心悖而況乘以倉卒微風搖檣一夫其蕩擄我衆駭矣又何暇向之校強弱勝負哉蓋前世語水戰以謂越人能入水負舟而杜牧所傳鄭年者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今海上賈人往往遇水寇數奔沉焉此其非中國所用以取勝故也故臣請按甲勿從而更設修備以待之且陛下富有天下地塹日月之窟府籠山海之藏非以交趾羸滕安定苟屈靡柔曲陽比帶稽徐曲于龍編朱戴封焱望海卑陬不毛方尺圍寸之地爲足有也又非以交趾生犀馴象古貝文螺瑇瑁翡翠羣鳥及較葉蕉紵挂蠹歌奇不法殫瑣極細之物爲足寶也不得已而問其罪足以威懼小寇使之悔過効順歸命由國而已賊既定臣請循古更選仁厚勇略堪任將師者以爲五管諸州刺史太守以歲

曰鎮撫其民而因其家之可任者置土兵如係甲以時教習土
兵之外乃募游車而就擇將吏其地平居无事謹養而善別之
以周知其心有故王臣先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有死事
之人昆弟欲為之報仇者聚為一卒有資窮忿怒將快其志者
聚為一卒有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有故胥隸
負犯之人欲逃其罪者聚為一卒於賜而時慰焉使之居其北
服其俗安其水土使其械用因其糧食得以無煩執事而坐制
其弊乃可以得志此百世之計也臣身非安南將吏民庶又不
親與交趾接也安能周知其虛實短長利害所在曰今日出某
道取某屯明日出某道取某聚某道可以為正某道可以為奇
某道可以為伏意者其大槩理勢之所在故臣得以臆計肯雙
而妄議焉若夫知己知彼每舉不殆尚敵變化循環無窮提軍
挈衆動於九天之上此則大將軍之仁非臣所得而前知也臣
愚疎外不知事体昧死陳愚計臣謹上

上皇帝封事書

陳了翁

臣聞事君及禮人以為謂也。菟國不言人以為狂也。臣之論罪有三而狂病有四。緣此七事重取流竄獨賴陛下委曲保全寬其誅。強獻益望天徒有感涕。至恩深厚益難圖報矣。臣既到台州依條具謝恩表一道。死路交進。臣雖得罪於國是以謝上之禮不敢廢也。法當具表其可已乎。於是別撰此書。繳連前表。謹家人賫詣天關。於登聞檢院投匭。上進伏望聖慈察臣垂絕之語。迫切之情。令散於封事者。終非一身之利害也。臣頌竭肺腑。自陳舍生之義。於尊堯集序表奏狀之內言之。心矣。已舍之身可復吝乎。臣雖梟首磔尸無餘憾矣。而朝廷行道止於如此。天地父母至恩。臣無窮無表。而臣之餘命困於拘囚。朝夕難保。今若不發表不進封事。則臣今日以後徒抱九泉之恨。將死無及。臣之所以可已而不已者也。臣請序而言之。臣切致王安石。日錄八十卷之內。詆誣神考。譏薄先帝。所不至自天地以

著書舉例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及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集狀表之中畧論其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誣罪一也臣切聞王安石之儼視於學殿方至尊拜謁先聖之時本朝故臣坐視拜伏傲慢不遜自有天地以來庠序規制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及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狀表之中略論此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誣罪二也臣聞君尊臣卑乾坤定矣尊者南面而坐卑者北面而立不可改也王安石乃有天子北面之說焉自有天地以來中國各分未有如此者也臣切謂欲及事君之礼者不可以不辯故臣於尊堯集狀表之中略論此事語言無緒並係詆誣意欲行用不行毀弃此臣之誣罪三也昔者辟雍初成吏部尚書何執中親大節子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坐像臣於尊堯集序表之中常論執中誣附下等之迹而其子志同怒臣詆誣其父臣愚尊戴神考而詆

誣志同之父是臣之狂病一也又於尊堯集序表之中讚述熙豐之政因論八字之訓加於鄧綰以明神考任相始終之美而洵武兄弟怒臣誣誣其父助成密戮之計臣愚尊戴神考而詆誣洵武之父是臣之狂病二也臣雖未識蔡疑之面而疑為太宰生時於臣有惓惓竿牘之勤其所論是非去彼取此公議無不聽之而臣未始訐其私也臣於建中靖國元年因上宰相書再賈知秦州其時太學生蔡疑有長書封為臣其言以臣諫省之言都司之去為是今其書訂未見乞特垂聖問問疑其書有何言自疑必有犯而無隱也今疑貴盛烜赫而臣乃妄論國是以觸其怒是臣之狂病三也儒宗數人皆主王氏而臣於尊堯集表之中乃謂王氏衰弱我宋強盛是臣之狂病四也左僕射獨入劄子請斷尊堯之罪洵武等不犯其手而陰助密戮之計臣欲終於密戮其可得乎臣尊堯所論為尊戴神考而已矣此事係國計甚重而何執中身任其事獨入劄子蓋蔡疑鄧洵武等亦

知名分可畏不敢犯手而執中父子於名分之際未嘗講求也
為疑等所使而未寤悟也臣既舍生陷於密戮而臣身沒之後
必有縷縷之文達於聖聽矣刑部符實封入迹而奏邪官吏皆
不得而見也奏即官吏不得而見輦轂之下士大夫不得而見
四方官吏不得而見其所揣知者左僕射父子赫怒之情而已
矣州郡之所奉行著亦左僕射父子赫怒之情而已矣臣聞殺
人於市與眾弃之若臣尊毒之罪果合誅戮自合顯誅于市或
梟或磔以示懲戒今左僕射之威望著矣而所加於臣者獨用
密戮臣是以自白詭狂之罪上訴君父而下曉戴君之人也臣
家在邕州妻孥狼狽已有破碎之漸臣獨獲幼男俱係重江來
就羈管危辱方狀此皆臣之所自取也豈復有苟免之望哉然
今日之事必願達於聖聽者非臣之私利害也乃所願者我宋
強盛而已矣今左僕射父子等赫然震怒誅殺尊堯之人而尚
書刑部丞降不下司之符州郡之所密承監司不得而知也則

走馬詠受亦不得而知也宰相密行之威徧布於天下而四方
宣奏之事不聞於九重豈竄臣一身之小利害乎伏望陛下特
降睿旨今日以後凡外廷不下司文字下諸路州軍者並須關
報走馬詠受司庶使朝廷密諷之意州郡密詠之符事无大小
皆得達於聖聽此亦助強王威之一道也因臣密戮之餘而可
使州郡翻然有助上之意則是竄臣蠹蟻之弊亦有遺忠毫髮
之補也貪恋聖世不勝慙慙愛國愛君之情所有謝恩表一道
謹隨封事繳進以聞

上皇帝論瑤華反正書

馬左丞

准崇寧元年十一月八日勅中書省瀛州防禦推官知嘉州錄
事參軍馬淵元符三年二月十八日上書臣謹按春秋人君即
位逾年然後改元未改元之時一循先君之故虽有小利害不
遽變更先帝弃天下未再閱旬陛下召三三大臣于外更改天
下事過半雖有百事猶未全羨元符皇帝被遇先朝作配宸極

名分素定時世既易豈容更有它議今号曰元符皇帝意曰元符之皇后去尔以示識也既譏劉氏則上累先帝為尊親諱當如是耶瑤華之廢陛下明詔原情起義復正尊極盛德垂厚典礼斯失蓋先帝既終則皇后无單立之義稽之逆順則陛下無立嫂之礼妻之始終則皇太后亦不得申慈婦之恩今宗廟祭告歲時薦享非神靈之意有嫌疑之迹万歲之後配祔不安礼制雖定追咎今日取笑千古后妃之重王化所先朝廷之事莫此為大當考諸正礼漸以大義俗情難徇私恩必割而議者用家人委巷之事言者接末世乱亡之制上惑聖明深可罪矣而朝廷之上自執政大臣至侍從臺諫名儒博學充滿朝者而曾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又聞君子之於君父也生則規其過救其失犯顏逆鱗无不可者及其既没則務欲全其美順其意慰安神靈使无恫怨右正言鄒浩得罪先帝至重今擢官未發音容如在而平生憤毒之人已被褒寵軒揚於殿陛之上揆之以

人情有不妥者按浩踈遠小官先帝所自東拔度越倫等恩德至厚不能造膝救微以報隆重因其遂事許以取名今又緣以得利求全死有餘責陛下少加聖恩則輕重並順漸然可見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感悟反正何有不可十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馮解與政合入官升一任仍與注寺監差遣奉勅首權昌州軍事判官充京兆府李教授馮解亦於元符之末以書應詔論列時事中有要言謂復瑤華之号名實匪神靈之頤享期于必改嘗所建明論既獲伸理宜甄賞擢外官著以魯褒嘉可特授宣德郎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七十四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五

書

上皇帝書八

上皇帝乞辨忠邪書

魏良弼言為奸

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訛謗夫以
人目而有訛謗之名此護邪之論所以易乘而難正所以不悟
天下所以巷舌吞轂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相帝以災異
數見博求直言及劉儒上書則不能容又觀曹鸞論黨人而被
誅李少良論元載而見戮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返
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詔求直言蚍蜉區區欲報乃一而詔
有言之然中朕不加罪又曰尚悉乃心無悼後害則感極而繼之
以泣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求天下之言如此則公私所聞
不肯一吐是天下白子負陛下也伏讀詔書曰凡朕躬之闕失
左右之忠邪政令之臧否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

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目以謂方今政令煩苛而民不堪擾風俗險薄而法不能勝德澤非不厚而施設不得其當疾苦雖欲聞而詢求不得其人此特未暇為陛下一二陳之而特以左右之忠邪為本忠邪判天下無餘事惟其有忠不能明有邪不能去則陛下之闕失莫大乎此賤臣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以陛下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以為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昔侯覽曹節嘗以黨人之論藉口誅李膺杜密捕夏馥為黨魁指范滂所用為范黨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廢銅誅徙者不可勝計漢自此亡李宗弼牛僧孺李德裕各植黨與更相報怨搢紳之禍不解者四十余年唐亦自是不復振以本朝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而儉人乘間以黨人為名掃除天下善士漢唐衰亂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天下之公論巨切恠朝廷毀善與天下大異故責授岳州司戶參軍司馬光陛下左右之人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之人

以爲忠而天下以爲姦此何理也巨請略言姦人之迹而陛下
試以是觀之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專營
一己之私不顧國家成敗者謂之姦可也變亂是非傾移主意
懷道德者必加誣染負高名者志在剪除謂之姦可也苟苴滿
明私調種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
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然後獨操刑賞自報恩讎者謂之姦
可也蔽遊主聽排逆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
以杜天下之言以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光有之乎博
有之乎皆博之所有而光之所無也夫有其寔者名隨之无其
寔者而与之名天下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為狸則非特不知狐
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則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
繆賞濫罰行而佞人徜徉矣如此為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夫光
凡事四朝以忠信長者聞於天下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曰
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

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昔周勃木強勢厚故屬大事安劉氏非勃不可汲黯好直言面折人短故能寢滌滯之言輔少主守成責畜不能奪由是言之姑欲周旋奉事便便捷給則人人皆可為公卿必期於利害安危之際無負國家非正人不可自孤生晚輩平生不識光而又已死何所愛惜所惜者國家為善亦報仇而負天下之謗且至如博祖詐陰賊巨不能盡知可謂人下士大夫呼曰博賊昔李桺筠為御史大夫天下尊之而不敢呼名曰贊皇公侯僅一布衣之士西河之人尊之而不敢名呼曰侯君今博貴為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為賊何也辜負主恩盜竊國柄忘官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寔而名之以賊也且以一事中外所共知者言之博指元祐之呂氏以為黨而投之必死獨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賢者然所逐皆頌等夷以謂不預政事則頌元祐時宰相此何選也博竊國柄也自陛下承天室命入紹大統海內翹然曰改

新政故京師人曰大博小博殃及子孫又曰大博小博無地安
身大博謂章博小博則御史中丞安博也夫百姓至愚而神止
言雖小可以見天下之心也公議所在借使陛下史自不書而
天下之人必有書之者昔晉侯一國耳六官之長皆用民言而
無謗言於是乎能霸陛下廣有四海選禘一二月願反若此目
恐傷天地之鑒累日月之明失天下之心貽後世笑夫小人譬
之毒地蝮蝎其凶忍害又根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國勢
安強不過賊害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疑危之際則必有反覆
賣國之心跋扈不測之變何以知之蓋自口欲去正人者非
姦目則節子殺蕭望之張猛蘇建京房賈捐少者石顯也丞韓
瑗來濟褚遂良長孫无忌上官儀者許敬宗也逐張九齡誣王
忠嗣殺李適之者李林甫也貶杜佑陷李懷殺顏真卿者盧杞
也殺孔融楊脩荀彧者曹操也誅戮關中舊族者董卓也去
中朝名士者柳榮也夫正人者君之羽翼也賊害之必剪其翼

然後得志唯陛下前知詭計密挫姦謀力收骨鯁之臣自為羽翼
實所以消災變于無形守太平于長久也夫宰相者使百官
各任其職者也比年以來諫官不聞論得失御史不聞劾姦邪
門下不聞封駁詔令共持噤嘿主事燔燼非宰相使之而誰也
昔李林甫以其罪大滅頂惡極通天則招天下邪人使夫布在
言職脅以禍福無敢正言由是竊相位十有九年罪大惡盈而
人主不知此可以為後車之戒也且以一事言之漢成帝欲立
趙昭儀為皇后太中大夫劉輔上書以忠切得罪而師丹谷永
辛慶忌之徒交章請救夫以漢緒中衰猶有清議主張爭白頌
者諫官邹浩以言事得罪先朝左右大臣拱而觀之謀垣同列
无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去失左右大臣股肱心膂而言官其耳
目也皆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一切女妓諛若此則陛下亦欲秉拔
忠蓋圖興太平孰為陛下言之孰為陛下行之女妓詞互至邪說
胥進陛下亦有堯舜之聰明不得行朝進一人而後止暮逐一

侈而再收是非紛紜邪正參錯而天下之事敗矣恭惟陛下躬
養聖之資休溫文之德皇天眷睠宗廟顧享卑何神聖今欲欽
承上帝慰答祖宗之靈而國勢若此此日所以爲陛下慮也夫
日者陽也陽爲君子食之者陰爲小人日有食之曰侵君
小人勝君子也且四月正陽之月陽極陰極衰之時而陰且
侵陽故其變爲大其所以消復之道日不敢曲率異說旁取雜
家姑以經傳所陳間於陛下十月之交日食之詩也荆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上至卿士司徒下至趨馬師氏咸非其人左氏傳
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譎於日月之灾弭灾之道有三一曰澤
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唐呂宋璟曰日食脩德使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所謂脩德也此言播于詩著于傳可以
覆視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簡渾亂綱大明邪正毋違怪義毋
虧巨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庶脩德善政
之寔則非所以應天也傳曰應天以寔不以文惟陛下至誠無忽

上皇帝論當今急務十事書

陸菴先生

元符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謹昧死百拜上
書皇帝陛下臣伏觀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巨寮及民
庶實封言事者臣等聞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
務析為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天不言示人
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先用之文以相昭然之戒循先
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食書之而已
不言禘禴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虜
用皇極謂天中之道不立則咎證若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乱
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徹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本
而脩其末不推原其失而徂於其目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招
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為古人之禮經者此也乃者四月丁
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
乾之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文尺矣陰文尽而猶蝕明陰

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
出膺寶緒秉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
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平始所以舉其終君
子諷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茲求賢以爲助訪落謀廟而後行
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
則舉其大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
亂然之端而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
仁孝治聞睿智有臨而更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刑去散羣
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即乎正殿示知親
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微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
緩廣孟滌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
不上聞雖姦之紹嘉甲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
之意不過如此而巨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彊冠從仕雖負
漸之憂而察太官之廩者已十年矣自之所睹者信以傳信耳

之所聞者疑以傳疑是在遐微叩闕未得流賈生之刑抱養焉
之憂蓋亦有日矣丁幼聖有爲蓋巨擅命朝多忌諱殺身亡益
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出退復輒其疾而不得下見無人之議于
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憎也幸今陛下揭至公
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踈愚請畢以獻非陛下赦而容之孰肯
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人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友宰相朋
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
役興財利之巨進西南亡備以虞君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襄
微之漸遠去下吏不識國幹繆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伍方
乘午夜甲帳九其處以終篇是非野人之芹則瓊東之獻又者
也何謂權綱不在人王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
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闈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
諸侯則僭擬今之較弊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三學見其挾天
子而報私仇樓天旨而生死之臯息千雲端躬爲視曰列臺諫

效枉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為可與無為者
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啓沃以道德入百兵革明日祥瑞是
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竊太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
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
高登高而國純不宜閑暇閑暇而觀書者何以異也且神考憲
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窺其身又
錮其家慶嘗其子弟踐田奪牛木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
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誅道而躁競之
士爭致其身非善撰入主之權者不能為也瑤華之廢哲宗皇
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
相乃至設鈞撫以防民口引群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
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奧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
田蚡之除吏尚未盡明如市矣而欽宗之子婿尚燒法作禍作
威塗下目目尚賴祖宗法度盤固嚴密罔虞遂斷而公乎之人

不敢愛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為用也首雖鉅利不得發盜賊
之肅不敢激民以直事自忍又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
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亦其具楚七國反以誅是
錯為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為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為
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為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燧
覽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大阿無
授人柄豈推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
相古者三辰悖序水旱失時災異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聖
吏不宥率以各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之骸骨遊賢者
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丐身謝事是豈朕之不德其
專精神亦廢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
養牛上草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
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
為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

亦以奉職不脩致灾害未息求微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
行成告老馬熒惑守心而罷力進日蝕而罷王商尚牛喘而御
史以滂丙吉閉坊門而陷滂者以辱耳愚方今丞相殆不知此
而執持亦不以此爲之高堂鮮言公務蓋崇貴尚尸而祝之社
而禋之乎稽攷程按頤問蓋米昂与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乎
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鵬扶免則一切拚與氣焰十倍寒
熱自殊則摸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无責其間和事忍垢者又
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自職林甫謂希亦可制故
援以同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頤者任此水灾齧地千里蕩室
廬陷牛馬老弱轉徙箱篋金輦輅藍縷號泣道路州縣畏其
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逆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
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業行空文尔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
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椽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
无尺椽突无煙燧獸游于市鬼哭于庭死者若蟻潰沫仆殆不

可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燹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類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御士庶幾其亦厲此國家之大体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且堯之朝有禹稷皋陶大禹之時有伊陟巫咸文王之朝有閔天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嘆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於東漢盛於唐甚於本朝為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灼曷止八閔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更復昏是也昔公死權貴劔相笑飴濟不能過其密鬼神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弮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蟻笑間藏刀盃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黨機務廢於朋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衍不可芟蘆天子巍然

其中為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
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
良法前日之士无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唯恐不及
前日之法无可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
惡地稅職削塔者五十餘人寅緣薦舉從而迁罷者又不知其
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為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
縵緯如織虽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胃其有
姦謀則昔漢威帝之立止於殺李固靈宗之立止於逐八司馬
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夫惡不可掩罪不可赦
嫉之者与天下同嫉之地棄之者与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
者實以交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許理欲其政過
不各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
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含垢国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
者也前日設許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授勳不續改求

疵病緊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註誤者益彰也豈聖人
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要天其見朕魚為不祥就移至則不
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為亂之心速况已備懼之矣而復治之何
也見所以備告許之門而長怨讎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寧
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能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在直之判所以有待於陛下也陛下
臨御之始召元老于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
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崇魯有掠麻之哭則人
注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管仲於管仲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欽宗謂宋申錫孤直擢而
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
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古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
亞九卿皆天子得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浪乎資格
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

曰大司憲嚴其任則曰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紀綱也分左右諫
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象之觸邪如草之指佞勅
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
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
聞元首之耳目不雍蔽而士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確
而實目以為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外沆之手
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殆未免過
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尚可希片言之助以寵進君子泪
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据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
偃道烏府以為清要之津委委裔位否則懷怨隱隱庶風聞以
報其私而為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寄唯黃於匹夫之
齒牙此被縲杖笞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
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上氣而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貴之
禮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而區區

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臣等不聞其入矣亂之初生臺諫為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為備物細浩以言立右事得罪中外之士恬於故常之為鞍駒安於黍麥而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无朝端之木以集士書又禁之使不得陳賢良科廢而入吞直声幽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耳臣切謂哲宗皇帝強明疎通不待剗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母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万万不中則坐之誣因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為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吏陳確等列之殿陛斷自聖知大叶群臣願陛下每於閑暇之時勞採清議區設名旒躬自披識不以付大臣使行

私恩以叛公正而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効誠竭節於万
鈞之下而羔表之正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体大
伏願陛下不以巨言爲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原
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讎書
宣室永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才平居无事養之以素一旦
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爲相而
商堂無徭位以爲將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真御史也使
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
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室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
材此千里駒人主振其旅若鷓鴣高其選若瀛洲時雨之保護
菁莪之樂育而嵩穴幽隱王彩呈露下僚英俊雖囊穎脫身爲
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徵幸其處處士布衣得口詩
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游以激獎英氣故
拱把之把梓有千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重或引之

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勸假多得及開
燕而內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
郡自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太文李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
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闕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日之
子弟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
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迂除補叙出自權門
天子領之而已且管鼻之智不可以方伊君曰望伊呂之功不
可以擬風后力收騏驥千里駕馬十駕洪鑿百叩沙石一擊人
之才器之相遠也非今日矣驟而談兵則括不可以將驟而用
各則武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
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每謂粹美王道粉澤治政御雲
翻轍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
卑弱反衲國体俗失之俚輕失之詛糶糠我制吏斷絕我結墨
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嚴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穢辭

而粹之此豈者所怙而流之遐陬適資夷狄之笑也至於治者
者以河皮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
之託筦庫之寄汚穢簡慢吏議而去者略無虛日夫豈莫知於
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莫爰於虎梁鴛豢而馴之士不可養豢亦
不可用豢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自有餘在
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
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近臣欽息意於私家大起寒帶之
歎甚士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尚二三元老議論人物
磨礪漸勸取其姓字畫夏屏風覆之金器奉而用之以為治世
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
其姓不得其名歟後鄭玉有其名而士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
解体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瑄有浮虛之名崔寔无經濟
之略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山官遠不敢
率三代近不取五季其間疆臣專封而割据山河戎狄亂華而

腥膻河洛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
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唯多奚為也漢興封建子弟大落
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在龜蒙而有之
荆吳擅江湖蓋鐵之利淮南惇山澤之富者侯之國豈三五而
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
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刻藩鎮以為附而大曆正元以後
更益負橫田泚正盜有魏懷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
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
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
河東數郡是四海之遠賦所入者十之二而已遠惟祖宗深
繼漢唐之失以立法詔孫謀而不窮內無討建藩鎮之失外无
夷狄侵侮之患坐而守此方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田馬
之利可以坐扑四夷而祖宗不肯輕生而轉讓者智慮深也唐
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有唐順義豈堅而復

國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豈此之由求
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為日已久侵暴我黎庶屢劄我邊陲
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幸無遺策眷謀神筭巨慮不足以知之
然臣切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民有
法也志已先定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卒而用
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席堂之上倉卒造安築一城得一級喜見
顏色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引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
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為賞也日者固嘗妄發殺殺援行軍
死地老師費財闕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闕請命未
必不抱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
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
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呂願陛下遊擇良將堅壁以
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勸積粟邊鄙待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
所謂方全之師豈不韋耶何謂土木之役與臣嘗謂大禹之卑宮

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啓千門万户不如文帝作中人十
家之產以礼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明以考工言之夏后
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
養体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為游
觀之美靈其墓之作止同庶民之祭不聞其祭私已之奉蕭何治
未央孫盛之論以為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為
必婦人之說諸侯黜聖大夫舍則楹不可丹者築於郎又築宇
圍則誠其墓不可為故阿房就而大血與紫閣成而國用竭驪山
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野姑蘇香分銅雀未暇風雨之避
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未忝之歎者古教者之殆
未可法也通者月其墓之造就濫之制以般之斧工輸之巧晝夜
難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芬桂楫之所紛奕破金玉以次第
為步歌危虵以飛走為戲陶甃倍於山南之士釘頭多於太倉
之粟以鬼為之尚憚其勞以人為之皆知其不可而又藩籬

御增崇佛廬大司農不能供無莫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
之及閹寺希寵則樂茂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隘不度顛倒
衣裳以滋禍亂之芽而採矯命令尚知朝政以隨素祖宗之法
者在且暮也幸陛下繼續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支費
之盡歸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啓也臣伏願陛下日
慎終戒防微杜幾書元龜置歌器於坐石仄席儒者而
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政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
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為異者也何謂財利之
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
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使卷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
而薄於己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之而不
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為盜而已也知所謂
不必藏於己之意則家給人足猶五之祛篋而掌握盈虛來如
江河積如丘山不時焚燒无所藏之非特惡其弃於地而已也

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
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洪羊起而為公卿皇甫錡進而至
宰相則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舍廩府庫而厲民而
記史者乃謂倉君有紅腐都有朽貫為富國之美謬王制又謂國
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監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
為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
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為有餘不強殫穰為无節求適於當而
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且旦伐木則必不嫩而寡婦之利童子
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糶
戴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穀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
所以父母子民其慳悌忠厚設於詠歌傳於金石以至于今而
不衰也方今利孔百出臣不敢徧率指虐民之大者一事為陛
下略陳之且摘山以為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工部
之計茶利歲入不訾邊防之用仰此以為味吻之哺故朝廷假

其權大臣作其勢而司其事者過禁跡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巨官漢中自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渴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攷一逮十考十連百囚圍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數至不忍聞夫騰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為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從者為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地交通貧富買奸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嚴也可歲計日股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摠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懸官苟旦夕之譴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亦不得與鍊兵為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誦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誅患變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戈而伐之何啻于

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致陛下之於遠民忍不聽此而但矜恤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爲葢池之壞未復國用尤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迹耶何謂西南士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忍而燕安爲鴆毒之懷壤防之水始於蟻穴拊雅之鳥兆於桃蟲又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咸茂黎雅以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閣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寶中異平尋與吐蕃異力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衆掩攻我舊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鄂十日掠子女二我數万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離而不合西戎道里自

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安寧日久兩蜀之人數世不見風塵之警言曰首休居拊子孫以待足賣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不閉而无有吠狗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刃恬玩已久且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郡為蛮夷區落是入无人之境而莫之嬰拂者矣巨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戎州上煩朝廷命使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湖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万一有变是使不可使也蜀之守邊者因仍傲幸計年月蓄香藥犀馬以去不問其他万一有变是使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无樓櫓有金鼓而无間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冑爛漬而不復冶障候弛沓而不復明万一有变是攻与守皆无其具也比年峨眉蛮獠以閬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種至擊土徒鑿盤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不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无良守戰与守

又先良具則斬狄山之頭虜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千百里
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且所謂西南亡裔而虞余眾之變者
此也伏願陛下勿以巨言為迂詔將守備益屯戎選清白知兵
更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
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
也左氏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梁謂心昏耳目塞大目背
叛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衰其
亡也非赧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蜀強趙高專恣其亡也非
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非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
非獻帝也由於威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
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
榮衛四肢則心腹為之不寧在心腹則四肢為之俱廢榮衛四
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
病所由來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之主之一身也

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已固先
有受病歟蓋嘗治之於未然而已曰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如
人之榮衛邊方如四肢大目如心腹築堤以雍疏渠以泄然後
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如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為癰疽
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害自簡一時之功是謹疾於
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
邊方之目或虛張戰多或擅幸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
是蒼疾於四肢也前日大目專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
為己有且言之於前矣上賴左朝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
權且揮手不得不幸而有他爰則奉之文詐操之姦雜掘起而
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焉所謂內外相蒙
而有表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神哭昭徹屬人意所歸而又文
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沉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運扶日虞淵以
赫下土之照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不必巫咸和

緩之術緣腸紉腹前後乃全反竟起廢於急道尋常之間彼榮
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箴砭所及聚毒供事尚未為晚
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並舉石太山陛下求直言而
自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為陛下之繼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訂
矣而感帝止以不諱何語為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
止以天子天促為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死好諫之名
安足為陛下道哉自休未西山立朝元稹李之親負勢賢闕終
歲惟雅言之孝貧死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
位不能媚上官以釣名沽善所養如是殆一木強人耳如上所
陳比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先禪聖政之万一而
只自以為勞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思昭曠
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享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
迷於童子每况愈下謂愚者千慮或有一得而自之井窺管見
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且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正人之

功无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上官儀諫之及高宗見立則曰是皆上官儀教我而武后卒殺儀臣為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后在聲音志在內也而或見於外入君可以量員生死天下之士未嘗設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况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无過事明皇之初銳意厲精並復正觀之俗而開元之間号称大平晚節怠荒声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室之未可為嘆息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遠中畫為不適同深耕不獲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貴勤則无弃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天顏臣无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新昧死再拜

新刊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六

書

上皇帝書九

應詔上皇帝封事書

忠惠先生

臣正月二十四日准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屬直利害以聞臣伏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於詔群臣憤金賊之狂狡悼中原之顛覆使群臣各效計策文恐臣愚不得忘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期於無隱豈非悔東隅之已失念覆車之當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願臣敢無辭而對謹昧死上三策恭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略無定論無履心三者國之大事其餘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夷狄之亂未有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祚雖符堅石勒數雄之強不能睥睨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疆土傳祚累世自金入渡江飲馬以至於海瀟瀟中國肆意所欲乘輿遠狩

越在裔土雖西晉戎狄之禍不至於此唐安史相繼為亂其禍亦去極矣改元至德收復兩都不一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于今九年矣頗師南方卑濕之地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日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秋防則相顧先擾謀避狄之地至春事定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略謂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之為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悉國人趨於耕戰秦人非耕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是故國以富強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勾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料敵之謀已審以次而行之自建炎以來夫下日苦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禦戎無堅壁之策乞盟於猾虜者冠蓋相望已甚屈辱矣而累糧坐甲兵未嘗得釋養兵數十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嘗出戰攻守之計紛然未定事之珠玉曾不得免臣故曰無定論謂是

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主腹心之臣
相與朝夕論議圖事揆策如出一心如左右手晉武帝平吳
舉朝以爲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
不能易三人之可則所謀與所聽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
爲不可而憲宗所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爲不可而武
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苟有腹心謀慮之臣入主持以爲固天
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下之所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者誰
也所與朝夕進見面納誨者誰也前此非不委任將相矣敵至
而衆同懼敵退而衆同喜如斯而已臣聞以天下與人易爲天
下得人難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以日夜焦心勞思
而求也今群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木則陛下孰而圖今日之事
乎自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大臣責以恢復拔用
能將隨所指顧誰敢不力合天下英豪之智力以誅腥臊島夷
之小醜豈其難哉伏讀詔語虜勢既屈潛歸遁逃念茲郤敵之

功圖爲善後之計且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志經略也向非陛下赫然獨斷親出揔我指授諸將謹扼江表則虜人復卷甲渡江如然歲久矣此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亡非諸將力戰而勝虜騎折北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亡使劉豫塌山東之粟以轉輸賊壘敵入濟師驅犬羊之衆以分守淮甸百姓之財屈於賦歛力已窮矣諸將之兵久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何後之善哉此臣之所甚懼而憂也臣料今日廷臣必因賊虜自退而誦言誅討因詔旨誚訪而爭言用兵夫善後之計莫急於兵將財三者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畫付之得人而後可爲也臣愚不識忌諱謹昧死上封事惟陛下省察

上皇帝爲降赦陳述利害書

唐恭愍公

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寶位赦書望闕宣讀人感栗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音以定神器宗廟社稷

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誠千方計之幸史亦曰祗誦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難卒章去句候兩宮之復終圖万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臣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若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道傳遠俗者給据商賈船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躰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必思所以救難之方此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休戚也誠天下之大計也然祖宗垂創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為股肱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搖矣長驅兩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其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宮當被髮纒冠而往救之矣所為救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也其馮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

寇之術陛下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已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
能強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已之術則知所以自治矣
察強弱之理則知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
大計天下者固已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急務
有四而其利甚博夫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為陛下奉其
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
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
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繼好息民也
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方世之
大利也雖千方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
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款款此者莫先於
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
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屬而奔潰欲
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款款此者莫

先於選將漕之百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於擇
猶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
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未及且愚不忍
緘默以苟容敢竭誠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
機之會間不容髮唯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
再造之功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宮播遷之難於此
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且曩叨諫官屢陳致寇之因坐是
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略言皆有證頃者聞陛下以大元
帥之節戡定國難自嘗具劄子陳述三策乞移鎮關中以符眾
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詳具利
害陳述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
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愚竊徇國不識忌諱敢四
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且於此上焉陛下不以臣愚不
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或補於經綸之万一且

之願也。君非爲身謀也。實爲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上皇帝訟寃書

蘭陵孫公一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氣感，發出於自然，乃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二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於阱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途之人皆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日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於途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求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前，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爲，必有不仁不義之徒，違背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爲京倣，吳敏所逐，鑄官褫職，投閑置散，恬不知懼，濶聖皇帝深諒愚志，親降德音，謂自言蔡氏有刀召自方州，再司言責，於是群邪側目，千岐乃輟，思所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握自知。

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
爲魁傑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會旨收受諸縣獻錢四萬
貫盜軍期金銀出糴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万計面謾君父簧
鼓搢紳更唱迭和相爲尾尾獄官傳致其罪以販買官船木植
之錢誣巨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紙扎之屬誣巨入已羅織傳
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爲名陷巨於大辟貸死免史
刺羈管象州嗟乎冤哉曹天白日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冤而不
敢訴者三年於此矣巨伏見祖宗之世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
司觀望滅裂不得其情故有錄問之法審錄之際翻異稱冤則
移獄別推別推之右事狀明白更无可疑尚復詆譟番系不使
始用衆證至于命官則又加詳雖因臺諫論列監司奉按尚恐
耳目之寄風聞過聽必差官躬驗覆按有實秋後隨所在置獄
推治有三問有錄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己名色若
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

興二百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巨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
又非監司按覈止因李光怨仇兩怒言大目佐佑其姦不復
審覈直偽直作巨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
急若兵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蔭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
陷便用衆證巨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勘詰不追賊證
不取伏辯直行曲愈同時連坐僞尊箠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
尚謂取巨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賊證必有所在不圖一旦便降
謫命巨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巨連夜入蘇胡常三
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散卒圍第圍釀釀掃巨妻章氏積
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於隕涕行
次湖州朝廷又劄巨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
况除名削籍已爲流人尚被堂劄決獄之後名在刑部而大
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儻懼巨之怒置一夫於死所
固無所不可况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目矯枉過正賞明罰

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召知氣以銷弭天災而怙亂無稽報怨
不忠所以道路之人見目相視驚嗟大息而不已者豈為目一
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与目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銑
者皆其臺諫監司文按贖罪之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柳約
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系獄而復釋張銑是也如目既無
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
檢會目与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
聽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於蕩然較目之罪孰為
輕重方恭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數不
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今餘黨復張又過於京三免投荒蓋自目
始目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貴便中以奇禍
此例已開他人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陛下
宗廟社稷之衛乎目聞人目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墜
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貴譬之鬼神為妖為宗

然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旨，選臺諫，申別寬濫，公議已開。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蟻蟻之情，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於舊物，閔臣久負大謗，不容於群柱之間，洗滌讒誣，許用原赦，放還田里，收葬已死者，捐育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悶不平之氣，少革群黨報復毗睚之風。臣無任

上皇帝乞附試書

陵陽先生

臣聞成湯濟雨之詞曰：士失職，孰夫一士失職，何與於政事而聖人以為憂，是以知至治之世，物物遂性，今陛下躬成湯之聖，則世宜無失職之士。此臣所以味死以畢其愚者也。惟陛下幸赦之。臣九歲業進士，十七貢于禮部，二十又貢於右，卒成而益窮志，勤而益困。方陛下建孝以造士，其盛德之幸也。臣亟提牙著書以願入焉。會臣父官岳州，食貧口衆，不能偕去，則使其

擊就食江南及官荊州則使臣如襄陽以入學臣以去冬犯寒
忍飢攜挈至京而憊不能行矣居京城幾一年義不苟取文無
他藝以爲慶足之道至餓不能出門戶况可遠適哉原憲雍龐
仲卿牛衣以呂方之二子未爲貧也夫貧者士之常臣亦何憾
然歲秋矣天下之士皆得操觚秉牘試於有司而臣以疏落故
無所試其藝其他固已息望但比棘園飲墨之人尚不可得此
非近於失職歟臣前居江南時已不及預秋試蓋士抱利器以
見試尚懼不得而臣不肖六年不試其藝其窮宜矣退而惟之
當天子接于歲之統求士如不及之時人人得以自効瘡靡跋
蹙亦各以其器食而臣獨不見試是命也夫雖然傳稱堯曰不
廢窮民古之聖人惟其加惻隱於窮失職之士是以博施濟衆
之効後世不及一夫不獲其所其臣猶或取之共惟皇帝陛下
仁民愛物度越堯湯今天下大治物物遂性臣雖至賤豈不得
與一物之數乎然而未獲其所願陛下特詔臣附在京進士請

解以彰陛下博施濟衆其慶越堯湯如此書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陛下其仁如天則亦從民欲矣士莫不見用於此然自愚切謂冒進於他技者類非安分之士而自稱薦者豈非立功之人昔者賈誼願試屬國竊軍請受長纓自之不肖常切陋之陛下即詔臣試固未必中然臣得其分其受寵多矣如聞報罷則信其命之窮無所望於世矣便當絕李膺書爲人耕田時時擊壤爲詩歌詠太平仰事俯育以俟沒齒而已愚狂無所知識罪當萬死

再上皇帝書

陵陽先生

臣聞太宗皇帝民有失一狼豚者自許於登聞詔賜千錢明日謂丞相曰以此細事悉許于朕然亦安得不留意乎自以此知聖人恤民深矣今陛下勤政恤民如太宗而臣之所言者又非比於失狼豚也願以加察焉頃者臣上書乞附試陛下矜臣羸族赦臣狂妄使試于太學此蓋陛下博施濟衆之深仁也有同

策臣三道權在第一竊自欣喜以為至治之時有一莛至者亦以
收錄今幸得以文字徹至聽試又合格則必上蒙寵擢次第試
吏以歸尉其親焉然臣一介書生從下國來大君不聞諸臣
不識一奉明詔與千百人試而直出於其上誰為言者
曾尚書使覆試遂寢不報嗟乎士以羈旅窮困之故再不見試
今詔因使試又合格矣而猶不得與下士齒豈非命乎臣自上
書至今又二年矣性補才拙無趨利之道是以居京城衣不蔽
軀食不厭腹當其觸雪犯暑而皇皇乎車塵馬足之間雖未擠
於溝壑豈復有仕進之望哉乃今年十一月有司方諭臣以去
年三月奉詔補臣為大學內舍生臣走問諸大學則凡為內舍
者未得祿仕惟成一試上舍而已幸而中者或得補吏夫臣窮
旅于此固未能委其學於外而不入學也然臣切原陛下之意
豈非憫其失職而開其入仕之路乎而有司不使臣早肄業于
大學今則將鎖院矣臣欲試上舍乎則有司責臣以無校定雖

試且無益矣而欲歸請解于州里乎則無及矣進退不可私自
怵悼將復坐觀天下之士試藝于有司以干祿仕矣嗚呼士之
不遇一至此哉忽翻然自悟曰臣昨六年不試陛下尚憐憫之
况九年不試乎故復冒昧自進伏惟陛下寬仁褊愛既憫憐之
於其始宜容納之於其終念臣雖知分義而家貧父老不免於
有求察臣困窮挾策而不求衆人仰干君父使臣依近創補上
舍免省以漸紓困窮則德至渥也陛下布新踵享澤及多方慶
施惠行天下咸喜而士有感戚如臣者雖益無足道然政和之
日豈宜有一物不得其所此臣所以投誠控告也惟陛下睿斷
而從之臣嘗兩預鄉貢一冠太學文以治經餘暇學爲古文至
於鋪張陛下之宏休論載陛下之偉蹟切自以爲無媿於古畏
懦羞縮久不敢進嘗謂西漢武成及唐明皇之世乃有相如楊
雄杜甫之屬詠歌太平而敷君者亦難能與擢之陛下致治如
此而又天縱明智肆筆成書昭回之光下飾萬物自有書藉未

之有也願未聞有如三子者起于草萊以文詞林上意則是聖
物爲不及漢唐乎臣誠不能憤激近所作政和頌雖淺陋無取而
三子所賦則頗爲典實謹投進以聞愚竊不知大体惟望主哀矜之
應詔上皇帝陳利害書

曲肱先生

月日左迪功郎特差温州瑞安縣令主管學士勸農公事兼監
雙穗塩場臣能某謹昧死再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伏奉詔書
許守令各言所職的確利害者臣恭惟陛下即位以來惠愛勤方
幾不遑寧處詔書數下問民疾苦禹湯之罪已同文景之愛民
永懷紀綱之修思復祖宗之舊命執事者叅酌群言助成政治
且使在服之臣咸以職來獻方此之時工人藝士皆欲執技
規耕老負薪亦思緩頰致詞而况食君之祿治人之民者乎臣
切思方今賢俊盈庭忠良滿朝有股肱腹心之臣有諫諍方直
之士有獻納論思之官有會計主藏之吏而又寄耳目於外臺
付收養於郡守若縣令者名秩甚卑其事未盡在於今日最可

忽而無與於朝廷論議者陛下何問焉昔之爲縣令者選賢授
德寄以赤子有害焉民誦之郡太守禮之監司論而上之而墮
書勉之矣今者厲行堯趨奉行文書進吾身不恤乎吾民有奉
公守節不屈於俗者督責之吏叱咤於堂上而輿臺皂隸持挺
而誰何於堂下矣師出闔會令有憂畏自絳觸怒赴獄囚首而
導車騎就頸而聽指揮者爲陛下之令如是其辱也而陛下何
問焉臣於此有以見聖明之用心矣蓋以謂執事大臣論議於
上監司郡守奉行於下若縣令者與民至親目見實事不可以
虛詞借也賦焉吾民之財也徭焉吾民之力也兵焉吾民給之
置焉吾民貨之凡國之急迫憂虞者皆吾民也而其暇豫逸樂
者吾民不而焉陛下十日一賞士十日一犒師操弓挾矢被堅
執銳之人未必皆有功也所過郡縣要求須索若府庫寄吾財
倉廩寄吾粟居人寄吾子女持左券而取之耳凡此吾民不與
也陛下所與民共者同天下之憂而已縣令知之莫詳焉宜明

詔之下問也所謂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其目則四實則一也
今國家無防河工料之費無邊陲餽餉之費無敵國聘遺之費
加以陛下勤儉服御之衣不過一縑宮嬪之飾不過大練凡此
諸費皆已無有國用調度不過養兵俸吏而已乃欲省費者是
養兵之費益節也俸吏之費無節也臣聞兵之尺藉不存雖存
而不實一卒伍而冒三校一給使而持數券者官軍知之不復
言戶部知之不敢議獨吾民攘肌骨出膏血者苦之爾又冗吏
之多無甚於今冗吏之在天下者臣不得而知臣知永嘉一郡
與巨之邑而已所謂鈐轄都監者四人兵馬都監者六人部將
指揮使輩十數人權酷征商之真父置者又十數人置焉而不
釐務者又數十人永嘉之兵不過數百而場務之入不過數方
為官如此之多其他冗散不可悉記而臣一邑尉一人指使一
人監務者五人一小邑而無用之官已五六人矣或謂他郡又
甚於此與夫衝衝往來褒衣大馬持券索錢者日不暇數十輩

今國家無費養兵而冒食者如此俸吏而冗濫者如此陛下孜孜然恐軍吏之怨已也而臣下莫任焉則亦聽之而又何費之可省耶若是言而果行陛下何不使治兵之官主藏之吏計天下之兵幾何計天下之吏幾何取兵數之實削其建之冗而省去之此足以省費矣省費而國不裕者未之有也然臣不識陛下所謂裕國者將以豐財實帑藏而裕國乎臣聞之天子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天下之心歸之則其資廣矣禮義廉恥之教行焉則其富大矣何患國之不裕哉故藏之天下者天下之富也藏之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之筭積廩祿之間者商賈之富也陛下但當憂百姓之不足不當憂國之不裕今國家之用度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守守責之令令責之民若民者實受其責矣困窮已甚矣陛下何不明詔有司將無用之費不實之費冗濫之費一切除革獨取實用立爲經制量入以爲出稱財以立事使臣下遵守無得加毫末於其間亦裕

國之一端也。今國用有經制乎？陛下則不知也。論道之臣不
必知也。戶部知之乎？漕臣知之乎？守令知之乎？陛下試問焉。而
茫然矣。而曰理財省費者，亦空言也。臣聞古者養兵以衛民，今
以善民古者養兵以治亂，今也爲亂所以然者，無他，兵不知
自愛故也。古者之兵有相相助之義，相生相養之樂，其自愛
如此，故用之可以沒勝。唐之府衛有爲兵之利，無養兵之害。藏
兵於農，廢幾古制。高祖太宗削平禍亂，威武莫強者，以此而已。
其後府兵廢，藩鎮置，而唐始衰。今軍旅凋殘，必修軍政而後可
巨切。以謂江南一州田之籍，官者其甚衆，誠用以募強勇之士，給
之田，授以戰鬪之法，聯以保伍之數，三年而後用之，使縣令節
制鄉兵而聽命於守，太守節制邑兵而聽命於帥，路帥節制郡
兵而聽命於督，府倉卒之間，檄使赴難，豈無一尉如賈賁一令
如張巡者爲陛下出耶？陛下試觀晉宋之間，所用以取中原者，
豈關河之人哉？破齊滅燕而下秦者，始與溪子奉捷而善鬪者。

也安得為無用乎然巨又以謂猛虎所以為百獸畏者以爪牙
爪牙廢則狐豚持大皆為吾敵人君深居九重所恃者遠而虎
巨猛去近則宿衛之兵爾漢以南北軍相制故用勃以比軍安
劉氏唐制南北衙文武巨別以相伺察我太祖用趙普之謀尺
奪藩鎮之權遣使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材力技藝者皆補禁
旅以備宿衛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太祖疆幹弱枝規摹
宏遠如此強兵之說巨願陛下深鑒漢唐之制近思太祖之意
可也自陛下即位以來一詔令之下一話言之出未嘗不以息
民為言言之數而行之未効則民不能無疑此則奉職之吏不
能宣布陛下之意也近者詔以民間產去稅存詭名挾戶逃亡
死絕使之括實盡特倚閣此最為民之大利然推而廣之尚有
說焉法有匿稅之條則民間不敢盡言有擅閣之禁則官吏不
敢盡行又富家大姓侵冒兼井契無合符家紅戶帖以致推割
不明茲胥猾吏無文弄法濫護權柄貧民無訴雖有明察莫之

可究今人則逃亡田未嘗不耕也則是富家大姓侵冒兼并之爾臣願陛下特委漕臣因今歲造簿之時令諸州縣置立戶帖人戶所管田若干財若干人丁若干舟車牛馬若干遇有出入推割則持帖退受前此匿稅冒禁者一切不問自給帖之後有告者論以法如是則稅賦明力役均科斂乎富者不敢侵冒而貧者暇矣自非出於睿旨州縣終莫敢行蓋州縣之吏用此以爲市利之資稅賦明白則獄訟息而吏無以爲姦矣此州縣所以莫能行至於稅賦有常民不敢後陛下間遣郎官遠臨郡邑田野之民莫識陛下惻隱之意但謂朝廷用郎官催稅似於國体未爲無傷不可不知也咸平中三司李士衡建言春貸緡錢秋輸絹帛以便貧民當時絹錢甚微貸直甚厚及其後錢不足以當絹直矣又其後錢不給而代以鹽矣又其後鹽不給而民曰着矣今乃使之輸錢者自莫曉也無錢取絹猶爲有理買絹取錢近於欺民臣以謂今天下酒務利入不足以給官吏未嘗有益

於公家也然而以粟易糶以帛易麥民甚病之翠華所臨四方
畢會酒謀之盛錢塘一郡而已且欲並乞罷天下酒務沽立名
錢召人承買然後將二粉折變並納本色絹既有餘盡除和買
寬民之力莫大於此陛下省方吳越兩路之人近在日畿人得
自安荆楚之間釋耒扶老拾取椽粟以充飢腹而追呼之吏夜
叩其門矣陛下亦知之乎茶鹽之法今為利源要在循守舊規
不當時有增益近緣謀利之臣請訪曠地增置停場顯海斤鹵
尺寸皆屬公家自恐要功之人觀望意旨因獻詭說因苦良民
又非者茶行短引入納十千而為茶之斤者八十後行食茶入
納五千而為茶之斤者六十今又復短引茶數課額每歲一同
而去歲提舉司折令遂縣添認茶引海傍童山荏茗不在課額
既大必至狹民墮者海之利縱未能捐以尚民豈忍困吾民哉
欲望聖慈將相視憐此指揮速行廢罷戒諭州縣不得增課茶
數亦足以懲牟利者之妄也兩年以來因目僚之請以漸酒坊

戶添緡錢五分其說以謂酒價既高官錢當增殊不知米糶之
直十倍往年盜賊干戈之際愁嘆無聊之人口腹不充何暇飲
酒唯是行朝商賈所會乃有酒徒坊戶緣此欠折錢本估以田
產破家之禍近在歲年本邑三章一坊閑停已久額課尚存率
歛民戶送納名錢縣司不敢申陳常平不敢除放巨額陛下特
降旨揮將坊戶之制一循舊法新行名錢速行蠲罷有如當縣
停閉去歲低價名賣期以十年方復舊額仍戒縣邑之吏不得
代取民錢又近年以來郡邑上戶名軍中日遷月轉遂為官
戶持告執符符籍主名逃役避租良民受害巨願陛下明詔軍
中曰豪家大姓無舉旗陷敵之勞敢冒吾軍師之賞者論以軍
法仍乞立為定制應州縣上三等戶不得從軍守令失察同
坐以罪所有前此補授之人責令戍邊五年外正行補授如或
不能聽令納爵如此則軍士勸而濫賞清矣凡此數端皆叢脞
細微非所以于前旒之明涵茹聰之聽然巨聞巢居知風穴處

知兩目為邑令所見折聞為民利害不過如此伏惟陛下慈候
 之性本於天縱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臣昨者嘗登文石之陛下
 面天日之表今為陛下字人之官親奉詔音敢不忠愚目前所
 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其目雖四其實則一大抵在於正綱紀
 而已祖宗之初地不如今之廣兵不如今之衆賦入不如今之
 多將帥不如今之官尊而位盛也然而錢俶在吳越李昱在江
 南孟昶在蜀劉鋹在廣繼元在晉馬氏在湖湘高氏在江陵李
 筠在澤潞重進在維陽北狄迫大河年歲之間僭平僭偽掃除
 妖氛未煩一兵未失一土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而天下平矣當
 時錫予有度固未聞求所以省費也經常有制固未聞求所以
 裕國也諸將之兵唯恐王師不至固未聞求所以息民也所以
 然者紀綱之立而已祖宗之立紀綱不可擊舉獨觀其最難者
 指揮軍旅檢御將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死不如意太宗皇帝
 嘗謂太子昉曰近代以來朝綱不振方鎮恬強姦息不暇由帝王

不得控御之道耳朕今指命將帥如偏裨列校蓋削其權挾不
使過制晉漢以後卿所備見方之今日如何李昉對曰晉漢之
朝政去公室甚強主弱政令不行陛下躬擯庶務撓御英雄損
方面之權使各有分限真得其術也及觀太祖皇帝時慕容延
釗一舉而得荆南數千里之地兵不血刃止於加爵賜帛曹彬
平江南擒李卓求為使相太祖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為
使相肯為朕戰耶至於王金斌崔彥進蘇縱隨即貶降太祖
告之曰朕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却卿數年為朕立法當是
時上自大呂下及小吏人人稱職謀臣虎將頓首聽命定以見
紀綱之立也今用兵之際能取法祖宗之立紀綱則兵強兵強
而民息民息則省費裕國自然之理也臣所謂四者之要其實
則一者如此臣聞大臣有大臣之職諫諍有諫諍之職守令有
守令之職士有士之職民有民之職陛下亦有職也陛下之職
率而衆職脩矣今將脩政以復中興而陛下正心誠意以率其

職願勉之而已陛下勉於勤而天下勸矣陛下勉於儉而天下
廉矣陛下勉於剛斷而天下勇矣陛下勉於靜壹而天下安矣
友右輔佐之臣從容款密諫諍言事之官及言不諱講讀經史
之員勿為虛設輪當面對之士力訪民情是陛下之職修於上
而大小之臣尽心於下如此而不能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未
之有也臣切見近有以應奉緣漆之器以進者陛下命亟毀之
雖却千里馬焚雉頭裘碎琥珀枕未足道也天下之人咸仰盛
德臣尚有得於耳目之間者永嘉養兵置局織造錦袍餘姚
集陶工坯冶秘色錢塘村落輦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袴
不假則錦袍何用日昊不食土錫致鮮則秘色何求詩書為國
仁義為圃則花木何觀是必供奉之臣幸其職而陛下不之知
也若此之類臣願陛下絕其萌杜其微一豪不以聚於宸衷則
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道已在陛下心術之間矣踰遠小言
不識大休罪當萬死臣死任戰灼待罪之至臣昧死再拜

上皇帝論虜敗盟書

縉雲先生

臣奉去年七月 聖旨召臣赴闕臣於十一月拜 命即具舟
楫出蜀長江万里風雨雷阻行將半載已至建康臣素有風痺
之疾江行風濕相乘左邊沉重步履不正未能即到闕廷不任
戰懼臣竊聞虜決意敗盟臣以病未即面奉清光恐 陛下
當此變更急欲有所詢採先以其狂愚冒瀆 聖聰容臣犬馬
之疾少痊當伏斧鑕待罪闕下臣竊以 陛下臨御以來遭時
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已修好息民然謙損過中寢成卑弱弱
形著見然後強敵生心夫渣寘以猛濟弱以強猶救火必以水
救寒必以溫不得不然善為強者先強其志意志強然後能
奉事以著其強形強形見則弱形銷矣 陛下審知虜盟之必
敗也兵必不可弭也當赫然慨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下罪
已之詔感動中外願而社稷俱為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
起此奉事以著其強形之一端也且君為元首所以率先天下

敵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惟 陛下立其強志著其強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古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真皇澶淵之役陳堯咨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決策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毋處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靖康建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勝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 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匹夫幸措猶知吉凶悔吝由動而生何況 萬乘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其尚移蹕建康使天下增氣皆憤然北向為 陛下爭死敵萬萬相遠又必江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踈疎自自出蜀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人回其策略審其虛實以備 陛下詢採大江數千里諸軍屯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荆南鄂渚上流要衝荆南兵

力甚弱雖添循贛方卒不帶家口日夜思歸統制官不服李道
節制无事之時尤慮變出不測緩急豈能為用固其戰守之方
惟待壘水護城水口在城外尚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
城決之可以攻城李道本由師中部曲今自為一軍由師中疾
之恐緩急必不相為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借有忠義之心已不
能躬擐甲胄出入我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保彼田師中
者二十年講和靜无所事高堂大厦王帛子女富貴安佚至矣
及今有事豈不自知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難於自言
惟陛下急擇忠勇壯健如李宏李顯忠之徒易之上流之地
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嗜荷聖恩矣又汭流諸軍无所總
統譬如有指无臂筋骨脫落安能較搏攢擊屈伸如意今虜使
既還恐兵端便開望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威望眾所畏信
者屬一人於荆襄屬一人於江淮有威望眾所畏服莫如張浚
劉錡則陛下既用之矣然尤有說惜其威望不當便置之

行勝負兵家之常方一小跌搖動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諸將
自負勇烈獨指蹤去利害美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

陛下事陛下不以為貴然方今天下皆以為當用自夜跋踵

願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貴然後察之願陛下捨一

己之好惡以天下為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決能使

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効亦非小補張浚憂患頓挫更歷耆老

已无少年輕銳之氣惟陛下深察之兵不徒用資財賦財

賦罪自天降出於民力軍興已來三十余年賦愈煩重民之津

脉竭矣蜀民冠婚喪祭之礼及廢風俗急迫愁嘆无所從出往

往多抑征稅所在稅務持弓挾矢要遮航舫名曰征商其實劫

奪貧商小賈至有弃舟逃道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不知福

建一廣然以此較彼必不能獨豐裕也平居无事諸軍之費月

給一月常懼不繼一旦用兵費必十倍國无所藏民不可取惟

陛下痛自撙節惡衣非食輟內庭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

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陛下誠能至誠克己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此被堅執銳之夫豈不知感激奮勵捐其軀以報陛下者內布公卿大目外布監司郡守下而富商巨賈州縣兼并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所甘心誠以陛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懷將統臨整齊訓練甚月可振惟財用在今日最爲難事版曹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省官吏減州郡冗卒精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庶或可以應辦州郡冗卒充守倅白直之外一無所用一路監司凡三四員間有關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建置然則雖從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不搖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圖回事功聽言用謀當聽而不聽當用而不用當有爲而不爲當速而緩與當緩而速如發機括差之毫釐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清心靜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應變願陛下踈

遠關寺絕去後使使私昵無所干擾取捨無所營惑專誠一意與賢士大夫骨梗謀議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言望

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即用損已以充軍費凡此皆末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使使跡近習

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決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今日之所當為者必能以公而舉無不切當然後命大

臣留守宮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虜莫能知測且知雖未及戰虜

已知畏矣夫虜人雖強其強易弱非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而南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勝粗足支敵一二年間彼之釁

隙自開豈燕兩河當有起而斃之者陛下有半天下帶甲三十萬非奮其素者又長江巨澤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日之

事戒急迫矣如救火拯溺湏臾不及便繫存亡且料虜使既還朝廷必大有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廟

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異和請可以遷延以自計之計固無此理
三年前虜焚榷場南牧之計已定矣聖之遠都其實意欲自臨
行陣雖千百祈請徒自貽羞決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
其早動陛下恐懼惟修自整瑣餘縮謹嚴及事其動愈遲則禍
愈大不可及也臣於紹興八年嘗蒙陛下召對是時適虜使
請和臣以為疑陛下不以臣為疎遠微賤與之反復數不至
煩聖諭以為親屈已之意其後太上梓宮歸華中華太母
還就東朝之養天下幾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請和然必
思有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臣今又被召旨
虜人適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聽望陛下特垂
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昏塞語
言无次干冒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百拜

月日具位臣敦厚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自古人君
患不知學而昧於致治之要患不變更而忽於陟危之機恭惟
陛下高明之學固已深造而艱難之變莫不脩嘗自思慙倦猶
効山海涓埃之補雖云不揆務在納忠仰謁陛下試留神財擇
臣聞建大功者不謀於浴而排大難者不計以時夫大功非達
權而不能濟大難非欲速而可以平也昔之執事者苟不達權
則勸陛下正名弗屈而不卹其禍苟為欲速則勸陛下長駑疾
戰而不量其力否即首鼠畏避徇群枉而昧正當則又莫為陛
下毅然出身任其責於是外之疆場得以挾而驕抗內之朝廷
因之曾莫安靜賴陛下孝弟之行格于皇天而仁厚之德洽于
赤子社稷靈長其本益固至于今日臣誠不佞切意陛下斯可
以月為矣何則除驕抗之害而疆場振肅一可為也致安靖之
福而朝廷奠祭二可為也且制兵之命在我而悉收其用三可
為也欲知之利在敵而安係其成四可為也陛下往年所以食

不甘寢不安焦心勞思汲汲而圖之豈非以此四者耶今既舉
得之矣抑將何以遂有為而善其後曰敢蔽之以兩言曰定曰
久而已陛下能應之以定而中不回奪於俗能持之以久而
不促迫於時譬萬治永隨其勢而順導之則大功之不立大難
之不夷且不信也曰眉山孤生早任父澤晚歷科第不遠万里
披瀝肝膽恃陛下虛已兼聽無所不容而輒復陳於殿食飲焉曰
讀易至謙之上六乃曰利用行師征邑國由是知必自治者能
服人自損者能勝人此天道也舜惟不矜故能致七旬之格湯
惟不滿故能保九有之師願陛下少加察於呂之言呂迹古得
失爲叢林一書以獻于陛下惟赦而不誅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文集卷第七十六

七